

混在男生堆里认不出来的女教练



□蒋念文/文 李智丽/摄

不久前,浙江省足球B级教练培训活动落幕,温州翔宇中学的3名学生甘皓宇、宁智豪、吴林泽成为B级教练员,可担任7~8岁儿童的足球教练。

“她就是一个榜样。”宁智豪说。在校足球队队员们的心里,教练彭程有着特殊的位置。许多学生买和她同款的运动服,美其名曰“亲子服”;立志报考她先前就读的体校,毕业后回来给她当助教,憧憬着有朝一日给她买栋别墅……

“D级、C级继续考上去,多一条职业通道。”学生们这样想。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剥夺谁学习的权利。”从小踢球的彭程,人生已走过四个节点:体育与足球教育方向硕士毕业,投身中学校园足球事业,获得教练员讲师资质,升级为亚足联B级教练员。

身为巾帼,彭程常年一头短发,像个男教练;长相年轻,混在学生堆里,几乎认不出来。她的训练要求十分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动作到位,运动量足。

90公斤卧推,30下一组,一次8组,学生练得感觉全身要散架,但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一周四练,周末比赛。但彭程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教”,她经常提醒学生:“足球是圆的,不是我站在上方,你站在下方、侧方。”她希望学生们主动思考,互相探讨。

学生过生日、表现好、伤愈出院,或者球队出成绩,彭教练迅即切换成“彭老板”,请客聚餐,彭程一个月的工资总有一半会用来买单。

彭教练、“彭老板”,也是彭老师,还关注学生的文化课学习。她经常对学生说:“你首先是个学生,

然后才是球员。”2020年高考单招脚步近了,她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学校安排教师利用晚自习为学生补课,一手抓训练,一手抓学习。

有一天天下大雨,学生没有按时到班级参加晚自习。彭程得知后生气极了,从汽车后备箱里操起一根棒球棍就往宿舍走。可是一见面,她又心软了,只是在雨里狠狠训了学生一顿。

说起“罚跑”事件,甘皓宇记忆犹新。2018年,校队和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足球队踢友谊赛时,上半场踢得非常棒,2:0领先;下半场没有发挥好,被对方追上踢平。彭程认为,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学生意志力有所欠缺。

为了训练学生的意志品质,彭程带领学生跑步回学校,共同“受罚”。天下着雨,原本设想从瓯越大道跑,中途改道安澜码头,跑了23.8公里,正好赶上学校晚饭点。

甘皓宇从没跑过这么远的路,无力、头晕、呕吐,但他和队友都明白教练的良苦用心。

2017年,彭程进入翔宇中学执教足球队,她精湛的业务水平和严谨的教风,使得22名队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成长。2018年暑期,她就带校足球队南下香港集训;2019年秋,又率10名学生北上武汉,足球之旅给了学生以历练。

武汉体育学院是彭程的母校,目前,翔宇中学第一位足球特长生牟对已被武汉体育学院足球学院提前录取;而宁智豪也已通过足球专业测试,一只脚已跨进武汉体育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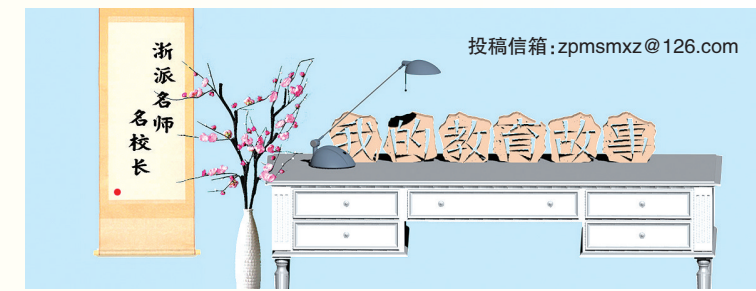
高中男生正值力量爆发期,比赛和训练中对抗都很激烈,伤病是难免的。彭程非常重视做好预防工作,自备绷带和冷冻喷雾剂,两

场比赛就要用掉一瓶。谢奕豪记得有一次自己比赛受伤,彭教练送他到医院,像妈妈一样守候在他身边。

谢奕豪和彭程长得很像,连谢奕豪妈妈看照片的时候都傻傻分不清,谢奕豪被戏称为彭程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刚进队里的时候胆小怕事、不爱说话,甚至有些自卑。有一次谢奕豪因为受伤需要做手术,不能参加重要比赛,急得哭了。“我从他的眼泪里看到他是真喜欢足球。”彭程说,于是她不停地让谢奕豪尝试在场上打不同位置,半年后,谢奕豪进步神速,成了主力后腰。经过两年磨炼,谢奕豪更加成熟,不但可以带动队友积极训练,还能帮助教练分担很多事情,甚至学会了和教练开玩笑,完全重塑了自己的性格。

2018年5月13日,彭程率领球队首次参加温州市中小校园足球春季联赛,成为最大“黑马”,一举夺冠。

2019年7月6日,翔宇高中男足代表温州出征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赛,首场7:0大捷,但接连两场均以一球小负,憾失小组出线权,最终获得三等奖。



学生自称课代表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董彩芳

刚刚接手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女生叫妍,一连几天都没完成家庭作业。跟她交流了几次,她不是找各种借口,就是沉默不语。

于是我加了她妈妈的微信,希望她妈妈能督促孩子。谁料妈妈说妍对她也经常敷衍,有时少抄几道作业题,有时把不想做的作业用修正液涂掉,有时说作业本忘在学校了……骂也骂过,打也打过,她妈妈也感觉很无奈。我赶紧劝她不要打骂孩子,要好好地跟孩子交流,孩子说谎就是跟父母交流不畅引起的。

过了几天,妍的妈妈通过微信问孩子的情况,我只能以“还需加油”回复,其实是情况未见好转,刚刚还忍不住批评了她一顿。要是跟她妈妈说了,估计妍回家得重复挨批。

谁料她妈妈说:“好,谢谢老师,妍说她是语文课代表。我就跟她说,老师信任你,你要比别人先完成作业才行。”

我愣住了,我从没让妍做语文课代表啊。但我不想拆穿,没有立即回复。

课间,我找来妍,问她:“你跟妈妈说,老师让你做语文课代表了吗?”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说:“我没说,可能是奶奶告诉妈妈的吧。”

“你很想当语文课代表吗?”

妍的眼里闪着惊喜,确定我没有讽刺她的意思,小心地说:“想。”然后,又不自信地垂下头。

“好,明天开始,你做副代表,专门负责收家庭作业。但老师跟你约定,你必须保证自己完成家庭作业,如果一周有两次没完成,课代表就保不住了啊。”

她抬头看着我,好像有点不相信。

我再次用眼神跟她确定:“有信心吗?”

她很认真地点点头。

放学前,我在班里公布了这个决定,希望大家给妍一个机会。掌声响起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妍,有羡慕,有信任,更多的是期待。

接下来三天,妍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并把同学的作业收齐,按时交给我,还认真记录作业收缴情况。

两个星期下来,妍的家庭作业情况明显好转,但偶尔还是会“忘”在家里。坚持确实是一件难事,但我相信妍能坚持。

每个学生都希望被重视,被肯定,教师不要总是盯住学生的缺点死缠烂打,要宽容地接纳学生的缺点,偶尔要假装看不到学生的错误,给他们偷偷改过的机会。学生感受到一点点的小幸福,或许就会换来非常大的进步。

故意输给学生还觉得很爽

□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夏献峰

开学初,我与学生商量,上课迟到要写说明书,迟到一分钟写100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本人迟到加倍。

那天晚自习,铃声刚过,我故意慢慢踱进教室。学生们喊起来:“迟到了,检讨书。”

我忙纠正:“不是检讨书,是说明书,性质不同。”

学生们又说:“都一样,迟到两分钟,400字。”

我喜欢与学生商量,结果总是少数服从多数,我只得缴械投降。

说明书怎么写呢?我与他们商量,希望我那颗孤立的脑袋得到增援。

汽修班里唯一的女生,还有喊得最起劲的一名男生,主动拿出纸与笔,为我出谋划策。

其实,我喜欢写说明书,写写说明书,能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切身体会学生写说明书的苦与乐。

技工班晚自习很安静,虽然是这个学期新接的班,经过几个星期的反复强调,基本能达到“安静、有事做、专心致志”的要求。

我打开讲桌前的电脑,将我迟到的缘由、经过和想法,用五笔输入法一五一十地打在文档上。写好以后,才发现多媒体屏幕开着,我的思考过程,包括找不到合适用语的窘态,全在他们眼皮底下。

当我写道:“我听不清到底几个人在喊,班里就一个女生,她的声音当然是最清脆、最醒目的,就像是晴朗天空中的——”

我一时想不出用什么合适的词来表达,这时,不知什么时候回到教室的那名女生,在我身后补充了一句:“就像是晴朗天空中的一道彩虹。”

我毫不犹豫地“将一道彩虹”打在屏幕上。

下课时,那两名学生希望我能好好看一下他们的“成果”,准备加在文末的一段文字:“因此,我请全班学生每人吃一根香甜可口的棒棒糖,来表示深刻的歉意。”

套路,完全是套路。与他们商量的结果,当然是一致通过,我只得无奈地说:“时间由我定,下学期,还是——”我故意延长声音。

学生急了,下学期他们要出去实习,等不及了。

“下个星期,就这样说定了。”他们说。

周一的时候,汽修班学生遇到我问:“什么时候晚自习呢?”周二的时候,又问。

周三,我买来50根棒棒糖,顺便又买了50块花生糖,用来奖励阅读名著的学生。

班里的好多学生我竟然没印象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 韩良

去年刚接手新的一年级班级时,为让几个调皮学生能够安安静静坐下来上课,我绞尽脑汁:小红花、表扬信、小零食、小玩具……但都不是很管用。

有一天放学,一位家长问我:“韩老师,小晨最近表现怎么样?”

“小晨?”我迟疑了,在脑海中快速地回想,可是,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

家长既然问了,不能不说,只能含糊其词:“哦,小晨啊,表现还可以。”

小晨妈妈对我说:“老师,小晨回家说,他上课举手,老师总是不叫他,他以后再也不想举手了……”家长说得很委婉,我的表情很尴尬。

送走家长后,我仔细地回忆小晨平日里的表现,以及自己上课时的情景。在我印象中,小晨既不调皮捣蛋,也不需要教师操心,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学生,所以也不会受到教师的关注。

班上像他这样情况的学生还有

不少,上课时举手,如果教师觉得知识点对他来说太简单,就叫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来回答;如果感觉他不一定知道,则叫一些优秀生来回答,结果他们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伤害了。

第二天上课,我特别留意这些学生,结果发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很少举手回答问题,一副“你叫我,我就回答;不叫我,我也不主动举手”的态度。

我曾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中等生

学生爱表演的天性,“表演罚单”也被我淘汰。

后来,我又采用了换座位、冷静罚站等措施,不断地尝试和反思。针对具体学生,惩罚措施也相应调整。如学生上课喜欢走神,但性格内向敏感,我就颁发“讲师体验券”,让他上讲台给同学示范,打一打有难度的节奏,或唱一条谱子;如学生在竖笛课上调皮好动,我就颁发“静立券”,让他在别人吹奏时,保持吹

惩罚并不是为了惩罚

学生,课后留下来打扫音乐教室。但渐渐地,我发现这些学生并不排斥打扫卫生,并不觉得这是惩罚,甚至非常乐意为我服务。于是,“值日罚单”被废弃。

我请那些上课不认真、影响他人上课的学生进行单独表演。开始施行时效果显著,但一次期末测试时,需要每个人单独演唱,很多学生表现出拒绝。因为他们觉得单独表演是一种惩罚,很丢人。于是,为了保护

□宁波市奉化区苑湖街道 尔仪小学 蒋倩

“惩罚”这个词,让人很容易感觉到负面和紧张。音乐课上总有一些学生,反复开小差、讲空话,正面激励无法完全发挥作用,我决定适当采取惩罚,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规则意识。

但惩罚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经历了许多试错的过程。

首先我规定,课堂上做小动作的